

# 埋剑冲星夜气高

——金石大家洪适的台州诗吏生涯

□林大岳 张芷馨

学鸿词科,洪遵高中魁首,他名在第三。三年后洪迈亦高中,后著《容斋随笔》《夷坚志》等传世。洪氏兄弟三人皆以文名,且同朝并为台辅,时有“鄱阳英气钟三秀”之称。

绍兴十三年,洪皓因触怒秦桧而出知饶州。为了便于侍奉父亲,他以秘书省正字的职务自请担任添差通判的闲职,第二年四月到台州赴任。

当时的台州,用洪适的话说是“一时文采说台州”,寓居了很多文采风流的高官名士,是士人避乱的文教桃源。因此,洪适的官靴,总沾着台州士林的墨香。与台州知州曾惇的“梅政双簧”,更显南宋官场的别样风流。曾惇甫一上任,洪适就在《台州会太守致语》中强调文人间以诗酒雅集促进合作,通过“三沐三熏”“一觞一咏”体现官场酬酢中的文化意趣,寄托了清廉高效、政通人和的政治理想。曾惇的“黄堂清兴”,与洪适的“分绣阁诗债”,在台州官场织就了一张风雅之网。

梅事最见二人痴绝。这位通判的公文匣中,总夹着几瓣赤城红梅——儒家的济世热血与道家的云水襟怀,在他身上淬炼成南宋士大夫独有的精神剑刃。某冬山官千树白梅初绽时,曾惇设席邀台州名流同宴,诗筒中一句“命驾许同狂客往”,激得洪适冒雪疾驰。至则见曾惇舒笺呵冻,笔走龙蛇间已有“竹边嫩蕊为谁好,雪后恶云今日开”之句。洪适折梅笑叹:“空怀月观横千影,趁取山官举一杯”——既嗔怪上司催诗太急,也暗藏苏轼“诗酒趁年华”的豁达襟怀。待春雪压枝,曾惇携家游南园,洪适特遣人捧鸳鸯梅相赠,词中“风流更有小鸳鸯”,逗得知州夫人蛾眉莞尔,满园春色竟输这株并蒂寒梅三分灵秀。

政务之余,东湖成了他们的诗酒道场。曾惇筑“惟梅堂”于湖畔,洪适常趁晚凉赴约,将“领客携尊花砥开”的醉意写入《鹧鸪天》。待微月爬云头,“风细晚轩凉”的情景中,二人对饮,“妙句初挥新墨”,醉眼迷离间,竟把文书簿册皆看作“朝来酒醒”的扫兴俗物——“只恐朝来酒醒,有文书羁束”——宦海的艰辛,暂时在诗酒中化作会心一笑。平时,他们互赠好物,洪适以糟蟹佐诗,戏称“谁令骨醉糟丘里”,将仕宦束缚化作文人间机锋;春来花正好,洪适

又送去千叶粉红牡丹,并以“却问檀心谁向,多情须属东君”调侃,惹得知州大人会心而笑。这对诗吏搭档,把案牍劳形化作“银钩落纸,美玉明珠”,让台州官署飘出魏晋风流的墨香,让州城诗坛有了“江西文派有新图,诗律嗣东湖”的繁荣气象。后来,二人因在秦桧间选择了不同的站队而分道扬镳,洪适被罢官,曾惇独立东湖烟雨,望“霏霏荷气著尊罍”的旧景,恍惚如见故人“片云正为诗情起”的衣袂。

与净空居士蔡向的交游,更显魏晋风度。州城中子山南的江楼上,常飘出与官廨迥异的酒香。洪适褪去官袍,叩响枢密副使蔡挺之孙蔡向(当时寓居临海)的柴扉,小楼檐角蛛丝正悬着半枚夕阳。两位诗人对坐灵江晚潮,吟唱着“矫首白云千里外,此心无日不江南”的襟怀。看烛影在《浣水集》残卷上摇晃,竟把衙门案卷熏出了芝兰气。“登临自有江山助,岂是胸中不得平”——巾山绝顶的联句,惊起满山松涛,那盏抵抗孤独的烛火,在灵江的秋光雁影中明明灭灭,道破了他们以诗为盾、抵御宦海沉浮的默契。

寓居台州府城的李益能是“笔力雄瞻可畏”的北地遗民,他与洪适的交情,是南宋文人圈里一把淬过诗火的剑——锋芒藏于唱和的墨痕,剑气却劈开了宦海的浮名。两人有知音之契,“交情耐久惟同味”,通过诗文唱和构建了超越官场等级的精神同盟。洪适用“象载凝华落笔工”赞誉李益能的文采,洪适平冤归来,李益能以“气苏狂狴歌谣满,兴挟江山句律高”和“三绝行闻帝语褒”回应洪适的文学地位,两人形成双向的才学认可。日常,他们更多的是将宦海倦意藏进书页折痕,心中既有着对官场复杂事务的厌倦,发出“痴儿公事何时了,一醉花前心似飞”的喟叹,又怀揣着“覃思正作青云计”的抱负,却无奈被现实绊住,感慨“底事微官又萦缚,强颜水墨受意乌”。他们的诗笺往来,如灵江澄水间的舟影,载着“相望尺五叹参辰”的相知,穿越南宋的烟雨长巷。离别后,洪适作《江城子》:“只恐溪山,千里碍凝眸。”他摩挲信笺,想起当年共观秋涨时,李益能指着混茫江水说“埋剑冲星夜气高”。如今剑未锈,人已老,但“重倚栏杆相忆处”的约定,依然要“追过

雁,作书邮”——江湖路远,幸有诗行作舟,载着两个“阅尽千峰不惮劳”的灵魂,在红尘浊浪里且行且歌。

另一南渡寓居府城的李益谦(官至吏部侍郎),也是洪适交游圈里的契友,二人的交游,堪称南宋文学史上“诗可以群”的典型案例。他们多次共同参与雅集活动,如“东湖泛舟”“东郊观梅”“茶院秀远堂集会”,李益谦笔下“鸥鹭惊飞”“藕花初开”“寒梅欲斗妍”等意象,总是与洪适诗中“宿鸟惊雁”“春涨桃花”形成呼应,既代表了他们共同的审美意趣,也生动体现了南宋台州文人诗酒唱和、谈玄论道的社交图景。他们通过次韵酬答传递友情,在宦海沉浮中相互慰藉,于湖山雅集中滋养性灵,折射出南宋士大夫群体的文化生态与精神追求。李益谦调任闽中时,洪适策马相送,四年的诗剑交锋忽如走马灯闪过——辩经时麈尾扫落的尘灰,观潮时险被浪头打翻的帆船,最终凝成一句“曼倩宁自衒,长卿固同时”,流露出对友人仕途的期许,亦投射诗人对自身宦海沉浮的复杂心境。

隐士谢伋的药寮,活脱脱的就是洪适的后花园。药圃里松菊三径的闲话,比朝堂奏对更熨帖心肠。暮色中洪适醉归,谢伋特遣渔舟相送,月白风清时,两人隔水对吟“更须高兴谢鲈鱼”,仿佛范蠡与张翰的魂灵借了他们的喉舌,在灵溪续写归隐的旧约。谢伋邀洪适同游灵石寺,洪适却叹“尘缨自羁束,真赏负山光”,自嘲官身如锁链;待真赴灵石寺,见“烟杉行客路,风竹护禅房”的景致,又提笔改口:“买山如遂志,应许卜比邻。”这对知己的情谊,在《夜饮药寮次景思韵》的松风竹露里臻至化境。洪适醉中听谢伋抚琴,觉琴声散入“风清月白”的夜色,竟似“身登太皞墟”般超然;谢伋则期许洪适“凤阁明年咏紫薇”,依然带着“身在江湖,心存魏阙”的理想为好友加油打气。他们一个以“妙语相酬掩夜光”赞对方才思,一个以“昔年丹笔勘阁本”敬其风骨,诗酒往还间,早将台州的山水草木,酿成了抵抗宦海沉浮的千年陈醪,也把南宋的隐逸传奇写成了永恒的山居笔记。

(下转第9版)

## 海岳人文

绍兴十三年(1143)的秋风裹挟着临安的桂香,却无法吹淡一位青衫儒生眉间的阴翳。他立于官衙的檐下,手中握着父亲洪皓早年自金国辗转寄来的家书,纸页已泛黄如深秋的枯叶。信中的墨迹,早已被南渡的风霜涸成倔强的褶皱。而他眉间的阴翳,却似北固山雨季缠绵的云雾。此人正是洪适(kuò)——这位日后名震文坛的金石学巨擘,即将以台州通判之职踏入台州的山海画卷,他尚不知道自己将在这片山海间书写怎样的命运。

洪氏一族的风骨,卓绝一世:其父洪皓使金被囚十五载,以气节闻名,世称“宋之苏武”;其弟洪遵、洪迈皆以文名显赫。而洪适的人生,恰似他毕生考据的汉隶碑文,既有庙堂奏疏的方正,亦藏林泉诗稿的逸笔。在临安城的权谋漩涡与台州城的山海霞光之间,他用四年光阴,将贬谪的苦涩酿成诗意的清泉。在台州这片“东南邹鲁”之地,他将以儒臣之志、文士之心,书写一段诗性与吏隐交织的传奇。

—

洪适(1117—1184),字景伯,江西鄱阳人,南宋著名文学家、政治家。出身书香世家,父洪皓是南宋著名外交官,但这位“官二代”的人生剧本,开局就是地狱难度。建炎三年(1129),金兵南下攻破秀州(今嘉兴),洪适带着祖母、病母和5个弟弟、3个妹妹,千里逃亡回老家鄱阳。他租船雇车,指挥仆从,硬是在金兵屠城前逃出生天。安顿家人后,他白天处理家务,晚上挑灯苦读,练就“日诵三千言”的绝技,连宋高宗都点赞:“父在远,子能自立,此忠义报也!”

他自小“躬帅二弟,刻意问学”。绍兴十二年,与长弟洪遵同试博